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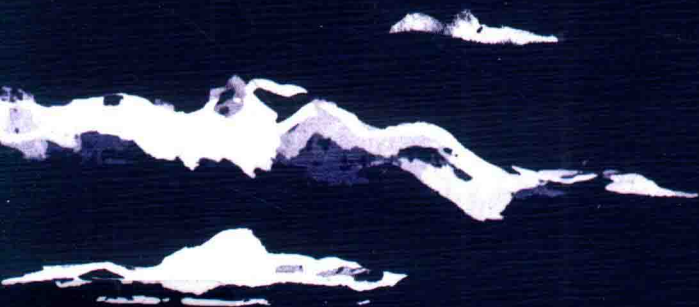
当代
名家
精品
系列

07

南北笔记

贾平凹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周立民 编

贾平凹 著



笔记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北笔记/贾平凹著;周立民编.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7. 1

ISBN 978 - 7 - 5473 - 1062 - 5

I. ①南… II. ①贾…②周… III. ①笔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3478 号

南北笔记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 数: 254 千字

印 张: 13.875 插页 2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1062 - 5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人迹》序（代序）

“人迹板桥霜”。

这是半句唐诗。所有的唐诗释本中，编撰者都在说：此为实写旅人在寒霜未褪的黎明离开了一个叫板桥的地方。板桥确实是一个地名。今尚在我的故乡商州的城北，但我总不以这种解释为然。唐人有个杜甫，作诗类如在白纸上写黑字，也有一个李贺却作诗类如黑纸上写白字，那么，温庭筠一定在效李诗旨写人生之艰辛了。试想，人的一生怎不是在行走一个后是苍崖前是黑林上有夹峰下有深渊霜在滑风在扯颤颤兢兢移移挪挪裹脚难迈的独板之桥呢？

所以《人迹》之集，我便要写这“板桥霜”了。

板上有霜，但毕竟是桥，是桥就是从此岸去彼岸。如果在桥上看头顶之上的高天有浮云若鹰若鹤，看冰清的月亮走一步随一步永伴不离，听桥下流水鸣溅，听鸟叫风前，视霜为粉为盐为光洁乳白的地毡，再欣赏欣赏远处的树影斜荷桥面款款而动的图案，你一时不知水在下走还是桥在上移是桥面在晃还是树影在浮，一摇一摆，摇摇摆摆，你不禁该笑一句“嘻，真个做仙！”这

便是幽默，有幽默则是人生进入大境界了。

于是，我说，在有霜的板桥上走着，走着是美丽的，美丽的走着就是人迹。

1989年11月15日识

目 录

《人迹》序(代序)	1
-----------------	---

经过豆沙关

紫阳城记	3
入川小记	9
走三边	16
延安街市	29
大洼地一夜	33
黄土高原	36
通渭人家	42
丽江古城	51
经过豆沙关	57
崆峒山笔记	60

走了几个城镇

河西小品(五篇)	65
秦地游踪(十一篇)	73
南北笔记(八篇)	88
一块土地	104
走了几个城镇	115
夜游龙潭记	131
四月三十日游青城后山	135
四月廿三日游太湖	137
六棵树	142

定西笔记

商州初录	157
老西安	293
定西笔记	364
编后记(周立民)	431

经过豆沙关.....

紫阳城记

在家读过一本书，记得说：“紫阳疆隅，为安康锁钥，任河路径，实川陕咽喉；峰有千盘之险，路无百步之平。”便对紫阳没了好感。想：地理居势或许重要，但毕竟是太偏远，太荒僻，隔南北飞雁，过日月东西，实在不足为游览胜地了。

狗年二月，正是草发春浅，我们一行三人从任河坐船下行，黄昏到了任河与汉江汇合之处，但见江面渐阔，两岸冥顽之石嶙嶙，静锁之峰屑屑，一派灵秀浩浩之气。正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船上人说：紫阳到了。我蓦地一惊：真是山不转人转，竟莽撞撞到了紫阳！仰头看那下游北岸，一山满是屋舍，竟成了屋舍的山；此行几千里路，以其孤城压江，委实稀罕。就停桨下船，嚷着去城看个究竟呢。

先在河边洗了手脸，那水比上游深得更沉，碧得更蓝，清清楚楚地显出水底的石床；丢一块片石下去，犹如落叶一般，好长时间，悠悠飘飘，才能到底。沿水边往北岸走，艰难地踏过一片卵石，便是蔓延上下的石板河滩。没有滚石，更不见沙砾，是地质变化的缘故吧，石层全然立栽，经水冲刷，变得高高

低低，坑坑凹凹，但一道一道梁坎明显，黑青青的，如一根根偌粗的绳索，又呈一条条电焊的鱼脊。江风骤起，猛觉是奔涌而去的石浪，又使人顿时感受到了运动的力量和气势的雄壮。我们都十分冲动，拼力跑近北岸，却一时寻不到上岸的通道。岸仄极陡极，屋基就沿岸壁而筑，那么高的，那么高的，似乎一直扶摇冲上，顶上就有了一个小阁子木楼。木楼多是一层，更有两层、三层，一半搭在石基上，一半却悬在空中，下边用极细的木头顶着。有的竟如背兜一样，用木条和绳索系一个小小房子贴在大房身边，怕是特制的凉台了。我们都大惊失色，担心那鸟窠似的住处会突然掉下，即使不会发生，那江风吹来，木楼吱吱晃动，如何歇身安家呢？仿佛是要回答我们这些北方的旱民似的，一家木楼的三层竹窗，呀地推开，便有一个俊俏的姑娘坐在里边，风抛着头发出来，如泼墨一般，自抱了一个满月琵琶，十指弄弦，五音齐鸣，飘飘然，悠悠然，律清韵长；眼见得半壁上一树樱花白英乱落，惊起半天绿尾水鸟，那姑娘眉眼，却终因琵琶半遮半掩，遗憾不能看清。

打问了江边的一群洗菜少妇，急急向西边湾后走去，果然一条细绳模样的石阶路垂在那里。阶是石条压成，已经不知被踏了多少年月，石条没有棱角，光滑如上蜡抹油，不易站住。这时几只小舢舨慢慢从上游划来，停在那里，下来一群挑担的、背篓的，一拥而上，竟裹挟着我们到了街面。

街面窄得可怜，两边的街房，屋檐对着屋檐，天只剩下一

扁担宽的白光，又被那交织的各类电线，裂成网状。路阴阴的，潮潮的，饭馆，酒铺，商店，旅社，一家挨着一家，压抑得使人喘不过气。上街的人却十二分的多，小商小贩便贴墙根站起或蹲下，出售竹织、木器、菜蔬、小吃。更有那芝麻烧饼，被一些小姑娘捉着，在人群钻动，锐声叫卖。最是有趣的，在人稠处，脚步正踟蹰，忽有人大叫：“让路，让路，油过来了！”前边人赶忙缩身闪开，回头看时，并未有油，只是那些背了龙须草的人；知道上当，待要报复，那卖草者却回头一笑，报以原谅，早走过去了。

街面窄是窄了，且弯弯扭扭，又起起伏伏，站在这头，如何不能看到那头，想赶快逃开这拥挤世界，到另一条街市上去吧，抬头往上看时，山上不见一石一草，全是屋舍，高高低低，仄仄斜斜，细端详，各个建筑，各有各的姿态，位置正表现着恰到好处。这时候，就会突然发觉，这儿的屋舍总那么单薄，注视良久了，才见屋顶没有木椽，也不曾抹上泥巴，而且椽一律横挂，上边钉了竖的木条，用一块一块石板就那么干干净净地放上去罢了。随便拣一人家进去，主人异常热情，让烟让茶。若只盯着那石板屋顶发呆，瞧那并不严密，有夕阳在孔隙里泼射，问：漏雨吗？答：不漏。这就万分令人惊异了。主人此时就得意起来，说紫阳这地方，一是石板多，二是木板多，房屋都是两头用石，中间用木，为天下少有。出门再看所有房舍，果然如此。由不得我们便作了好多想像：到了盛夏，那雨点骤

落，必是如珠坠盘，大珠当当，小珠叮叮，万般妙音，可是何等乐事？！

我们兴致越发暴增，可是，要寻另一街市，却再也不能够了。巷道却极多极多的，从这第一条街面上，钻任何一条巷往里走，都是石板台阶，一会儿左了，一会儿右了，似乎是走进了人家的院落，但三米之外，一拐，又是石阶，少则三台四台，多则二十三十不等。间或两边房相峙而起，檐角相错，如过走廊，间或却一边屋的前基高如城垛，一边屋的后墙矮如坐椅，可以细细看那屋顶上的石板瓦了，黑油油的，摸摸有皮肤的腻滑。走着走着，巷道纵横，不知该走哪条，竟转下山去；又复上进，好长时间了，却又返回原地，一时如入迷宫，不辨了东西南北。上上下下的行人很多，有头缠黑帕的老人，有肩披髻发的少女，有穿草鞋的在石阶上印出水渍，有蹬皮鞋的在石阶上叩出节奏。大凡汉江、任河养女不养男吧，男人皆瘦小，五官紧凑，女人却极尽娟美，说话声尾扬起，圆润如唱歌动听。拦住一女子打听机关单位都在哪儿？说是市民和单位混杂居住。问去××单位如何走？答：“向左，再向左，又向左，后向右……”请直接说出巷名门号，对曰：“无名无号。”我们只好噢的一声，茫然而苦笑了。

终于算摸出了一定的规律：从任何一条巷子，只要目标往上，皆可上山；每几条巷子汇合了，必在那条合点上有一个商店或饭馆。这真是一座奇妙的城，有如重庆之盘旋，却比重

庆更迷离；有如天津之曲折，却比天津更饶趣。从山下到山上，高达几百米，它就是靠这一种其乐的建筑而使人解谜一般的不觉疲倦、蛮有兴致地攀登吗？

我们毕竟肚子饿了，在一家饭店喝了米酒，吃了焦黄透亮的熏肉片，又往上走。只说自上山来，已经在城里半天了，但突然一座耸峻雄伟的城门楼挡在面前，仰脸儿看看，上有赫赫大字：东门。不禁惊骇失声：走了半天，原来并未进城？！个个面面相觑，随之就击掌叫绝，想那城中不知又有何等景象！便小跑入了城门，回头看那来路，已不见石阶，惟满山坡屋顶，石板片片，太阳下一片灿灿亮光。

城中平展多了，再无石阶，快步前行，便见四处新式高楼：一为县政府，一为招待所，一为剧院，一为县委会。站在大楼前，看江水就在眼下，越发碧蓝，平平静静，疑心那已不是流水，而是画家的一泓染料。江南山坡上，屋舍点点，如晨星落落，求三家村者，则无，而山径小路，纵横交织，如绳索乱扔。人家前后，全被开垦，麦田块块，茶垄行行；有人吆牛耕空地，一半为黄，一半呈黑，飘来几声隐隐的山歌，间或被鞭响炸开。我们正陶醉着，边走边乐，突然路又折弯拐下。彷徨之际，见那巷口写着“西关”字样，方知城已完也！这便又使我们大惑不已，站在那里，长时间地发呆。忽见前边一棵树，被剥了一块皮，树上有汉隶写就一诗：“上完三百六十阶，才见斗大一块城。”哦，斗城，斗城，我们一时哈哈大笑，说：有趣，有趣！

又旋转往下，又见一沟石板，不见巷道。进之，如鸟投暮林，如鱼潜藻底；又是巷道分岔，石阶逶迤，转之又转，又复上山。最后终到了北坡，方见地面平坦，公路通达，高楼幢幢，正是新扩建的地面，模样与别的县城一般。但壮观则壮观，却无味儿了！

此时天已黑严下来。先是一处灯光，随之，山上、河岸，灯火点点。疑是天上地下之分，想这天上的，是地下的映像吗？这地下的，是天上的倒影吗？来往行人，去看电影、戏剧，上下手电光，忽明忽灭，倏忽不定。到了此时，才醒悟入紫阳城以来，还未见过一辆自行车，这该是一大特点，而另一大特点，竟是备有手电，却是人人必不可少的随身用品了。

末了，坐进一家茶店去，买了茶水来饮。茶是驰名天下的紫阳清茶，甘醇爽口，一杯解渴，两杯提神，边品边想这次紫阳城一游，极有趣味，怨恨以前看的那书，尽是将紫阳委屈，误了多少人的游览。昔人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紫阳并不大，却给人以离奇，并不繁华，却恰似热闹，可见偏僻并不等于荒寂，贫苦并不等于无乐。进而又想：虽人生之路曲曲折折，往前知去途，回首见来路，硬进而上，转身便下，只有登到顶上，更知来去之向，脉络形势，此景，此情，此理，此义，岂不是完完全全让紫阳城写照殆尽了么？我把这想法告诉给同行们，大家都说极是，提议再下山去，重上一次，慢慢将人生体验。于是，我们三人便又下山重登了一回紫阳城。

入川小记

我的家乡有句俗语：少不入川。少不入者，则四川天府之国，山光、水色、物产、人情，美而诱惑，一去便不复归也。此话流传甚广，我小的时候就记在心里，虽是警戒之言，但四川究竟如何美，美得如何，却从此暗暗地逗着我的好奇。八一年冬，我们一行五人，从西安出发，沿宝成路乘车去了成都；走时雪下得很紧，都穿得十分暖和。秋天里宝成路遭了水灾，才修复通，车走得很慢，有些时候，竟如骑自行车一般。钻进一个隧洞，黑咕咚咚，满世界的轰轰隆隆，如千个雷霆，万队人马从头顶飞过；好容易出了洞口，见得光明，立即又钻进又一隧洞。借着那刹那间的天日，看见山层层叠叠，疑心天下的山峰全是集中到这里的。山头上积着厚雪，林木玉玉的模样，毛茸茸的像戴了顶白绒帽；山腰一片一片的红叶，不时便被极白的云带断开……又入隧洞了，一切又归于黑暗。如此两天一夜，实在是寂寞难堪，只好守着那车窗儿，吟起太白《蜀道难》的诗句，想：如今电气化铁路，且这般艰难，唐代时期，那太白骑一头瘦驴，携一卷诗书，冷冷清清，“怎一个愁字了得！”正思想，山

便渐渐小了，末了世界抹得一溜平坦，这便是到了成都平原，心境豁然大变，车也驰得飞快，如挣脱了缰绳，一任春风得意似的。一下火车，闹嚷嚷的城市就在眼下，满街红楼绿树，金橘灿灿。在西北，这橘子是不大容易吃到，如今见了，馋得直吐口水，一把分币便买得一大怀，掰开来，粉粉的，肉肉的，用牙一咬，汁水儿便口里溅出，不禁心灵神清，两腋下津津生风。惊喜之间，蓦地悟出一个谜来：这四川，不正是一个金橘吗？一层苦涩涩的橘皮，包裹着一团妙物仙品。外地来客，一到此地，一身征尘，吃到鲜橘，是在告诉着愈是好的愈是不易得到的道理啊！

走近市内，已是黄昏时分，天没有朗晴，夕阳看不到，云也看不到，一尽儿蒙蒙的灰白。我觉得这天恰到好处，脉脉地如浸入美人的目光里，到处洋溢着情味。树叶全没有动，但却感到有薰薰的风，眼皮、脸颊很柔和，脚下飘飘的，似乎有几分醉后的酥软。立即知道这里不比西北寒冷，穿着这棉衣棉裤，自是不大相宜，有些后悔不及了。从街头往每一条小巷望去树木很多，枝叶清新，路面潮潮的，不浮一点灰尘，家门口，都置有花草，即是在土墙矮垣上，也鲜苔缀满；偶尔一条深巷通向墙外，空地上有几畦白菜、萝卜，一清二白，便明白这地势极低，似乎用手在街上什么地方掘掘，就会咕涌涌现出一个清泉出来。街上的人多极，却未行色匆匆，男人皆瘦而五官紧凑，女人则多不烫发，随意儿拢一撮披在后背，依脚步袅袅拂动，